



花城出版社

艺术的感悟

张奥列



张奥列

艺术的感悟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05号

艺术的感悟

张奥列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375印张 1插页 280,000字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90册

ISBN 7-5360-1121-0/I·999

定价：5.25元

对文学脉搏的亲切感知(序)

岑 桑

张奥列还很年轻，不到40。

15年前某个夏日的正午，一艘从海南来的客轮停泊在白鹅潭，我在码头接一位老朋友来广州求学的女儿时，头一次见到奥列。那时他告别了“知青”生涯，回广州参加广东省作协举办的文学讲习班。他给我的首次印象是沉实、持重，静如处子，深藏若虚。15年后的今天，这样的印象竟没有丝毫改变。正是由于这种对于一个做学问功夫的人来说是十分可贵的性格，以及得天独厚的家学渊源，自然还有必不可少的勤奋，使奥列走上文学之路并终于卓然成家的，短短数年间。奥列已在省级的和全国性的报刊发表文学评论百余万字，其中不少被全国各种文摘报刊选载，备受注目，因而多次被邀参加全国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评奖工作。这是他的文学劳作得到承认并受到重视的标志。他的第一个集子《文学的选择》于1990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现在，另一个集子《艺术的感悟》又将在同一出版社付梓了。

奥列的文学批评是从别、车、杜体系起步的，属社会学批

评。1985年之前比较平稳，个人见解和个性色彩不较鲜明。他不是妄下雌黄以图一逞的那一类批评家，而是稳实而谦逊地步入批评界的。1985年之后，奥列的批评文字开始有了变化。1986—1988年，他在北大作家班学习，仿佛经过点化似的，这种变化更觉明显，批评文字注进了美学和历史文化的思考，显示出思辨的灵光，而且虎虎有生气；然而由于受到当时某些思潮的影响，立论难免有偏颇之处，一些新潮词语的运用也常使读者感到迷惑。从稳实而谦逊开始的步调至此出现了变异，部分读者对此颇有微词。其实这所谓变异是有其两面性的，我对之且忧且喜。因为它固然表现了这位年青评论家在摸索过程中的一些错觉和迷惘，但也说明了他确实开始有了一种批评意识的自觉，一种隐隐然的、若即若离于胸廓之间的憬悟。他从单向思维转往多向思维，懂得从多种角度、多个层面去审视艺术问题了。随着阅历的增广和思想的渐趋成熟，奥列已完成了自己对上述所谓变异的扬弃，仿佛经历了一次螺旋形的上升过程，开始在一个新的高度上以令人信服的言谈，去宣讲他对艺术的感悟。还是原先的那种稳实而谦逊的风格，然而却显示了自己日益明晰的个性。骨子里头还是比较传统的批评，只是面对千变万化不断发展的文学，满怀希冀地“寻找新的文学途径”（杜埃）。

《艺术的感悟》收入的批评文章，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宏观透视文学创作走向；一是微观分析具体作家作品。另外，还有一些从新的审视角度对文学创作规律进行阐释的短论、随笔、创作谈之类。时下有的文学批评文字，谈宏观的往往失之于大而空，不着边际；论微观的则常常就事论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前者是从理论到理论、空对空的学院式的批评；后者则是凭感觉、凭印象的编辑型的批评。奥列的批评文字显然致力于在学院式批评和编辑型批评中寻找结合点。他善于从一些具体的作家作品出发，去探讨带普遍性、倾向性的创作问题，并将之置于比较广阔

的视野下观照、比较，所以宏观的文章能触及具体的创作实践，微观的文章也能见开阔的视野，既从创作实践出发，也有理论升华，并从中传导着不少文学创作信息。例如书中主要部分的“文坛大视角”，就很有气度和力度。《文学的回归》一文，对最近一个时期文学的发展和运动，作了一次鸟瞰式的巡礼，从错综复杂的文学景观中，选择了回归这一视角去透视文学现状。作者将近年文学创作的某些变化和发展，归结为四种“回归”倾向，即语言的回归、故事的回归、历史意识的回归和现实主义的回归。这种大江大河式的概括是别具只眼的。思辨的条理性和材料的丰富性，使这篇很有气势的文章具有了不容置辩的说服力。又如《长篇小说的徘徊》，对近年长篇小说创作作了大面积的素描，对其徘徊不前的现状进行了深中肯綮的分析，显示了作者对文学创作的态势有相当深度的理解。他显然是密切注视着文坛全局动静的，对文学界的脉搏和呼吸的亲切感知，使他即便在谈论具体作家作品时，也能联系到文学界的大局和流向，对作家作品的存在问题作导向性的点破。这种素养，显然不是每一个文学批评家都真正具有的。

诚然，文学世界是一个森罗万象的、难以确切触摸的诡奇世界，要准确地认识它和把握它，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任何一位批评家，都只能就某一个局部说出一些相对的真实而已。奥列的批评文字不能说都是一语中的真言，他对艺术的感悟也只能算是一家之言，而且这些感悟有一些地方还是可以商榷的。不过，这个集子分明记录了这位年青评论家辛勤的、有价值的劳作，并且显示了他对繁荣文学创作的一副热心肠。我为它能结集出版感到高兴。预料它的面世将会受到文学界的瞩目。

1991年3月

目 录

对文学脉搏的亲切感知(序)	岑桑 1
---------------	------

·文坛大视角·

文学的回归	1
批评视角的转换	14
长篇小说的徘徊	25
通俗文学的出路	41
都市情结与都市意识	52
特区军旅文学的艰难探索	63
青春文学的多色调	74
文学新话题：揭示现代文明美	78
困惑与选择	82
文学的分化与合流	86
走出民族意识的怪圈	89
对现实主义的反思	93
要宽容，更要理解	97

广东小说界一瞥	100
开拓审美视野 探寻生活底蕴	103
——1984年广东中篇小说创作掠影	
以现实的态度面对生活	109
——广东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评述	
文坛粤军 新人腾跃	115
——第七届广东省新人新作奖评述	
广州作家群的崛起	122
——广州市迎接建国四十周年文学评奖评述	
特区文学十年断想	130

·艺苑新语·

艺术感觉：变态与超常态	136
对客观生活的主观消化	141
小说观念的变化	144
——从《十五贯》到《破晓时分》	
民俗与文学	149
切莫把人物性格简单化	152
“玩”文学刍议	158
汉唐石雕前的沉思	160
意象散谈	163
“摹仿说”发展略说	167
小说琐谈	172
中日文学交流随想	175

·作家作品透视·

吕雷创作研究三章	179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179
人格力量的张扬	184
时代潮流的趋同	188
《地火侠魂》：史笔与文笔水乳交融	193
《关山月传》：漫漫情思满关山	198
《爱的古藤》：文化的制约力	202
《祸水》：生命的潮水	210
对生命意识的双重审视	215
——读黎珍宇的两部长篇小说	
对生命形式的艺术把握	220
——陶建军小说印象及其它	
孙洪小说的语言意味	225
田瑛小说神话思维语言	230
黄康俊的“海味”小说	234
程贤章近期创作思路	240
时代心灵的纪实与思辨	247
——关于杜峻报告文学创作	
现代都市的诱惑力	252
——评系列报告文学《南风畅想曲》	
抒写人物心灵之美	259
——黄天源小说浅探	

从生活中找灵感	265
——熊诚和他的小说	
也是对改革现实的一种理解	270
——读关夕芝《家庭教师日记》	
南国风味的《悠悠未了情》	276
《节食》：一种人生体验	282
《黑魂》：黄与黑的冲突	286
推远与拉近之间	290
——肖建国《中王》的文化意蕴	
冰裂：生命的律动	294
——读马秋芬《远去的冰排》	
一曲心灵的咏叹调	298
——燕治国《小城》略说	
职业军人的世俗生活	302
——读刘战英《她第五次被法院传讯》	
在新的视角中展开故事	306
——读长篇小说《名门淑女》	
自强不息的民族之魂	310
——意西泽仁小说的印象	
人与大海的情感交流	314
——读张锦江中篇小说集《海葬》	
影视品评三题	317
《商界》：灵魂的骚动	317
牵动情思的《雾失楼台》	320
《绝响》的回声	321

·名家访谈录·

海外华人生活值得一写	324
——陈残云谈《热带惊涛录》	
惜时如金 高龄丰产	327
——访老作家秦牧	
美日作家眼中的中国文学	331
——著名作家黄秋耘一席谈	
萧殷谈话录	340
奏响新浪潮的前奏曲	345
——记上海作家陈继光	
 当真做起批评来(代跋)	 349

文学的回归

文学，总是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按照自身的规律而发展而运动的。

若要对一个时期文学的发展和运动进行把握及概括，并非轻而易举，尤其是在多元文学格局的今天。不过，如果我们选择回归这一视角去透视文学现状，或许多少可以感悟到近年文学创作的某些变化和发展。

回归，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

痛苦挣扎后的艺术自觉

我以为，文学的发展，需要一种充满生气活力的热闹；同时，也需要一种深沉清醒的静思。热闹，刺激创造的欲望；静思，寻求自身的完善。

新时期文学经过一番打打闹闹之后，终于逐渐冷静平复下来。冷静下来的文坛，不无惊奇地发现，一些我们曾疏离的东西，现在又密切起来了；一些我们曾不屑一顾的东西，现在又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了；甚至一些我们曾想甩掉的东西，现在又紧紧地抓在手里了。文学出现了一种普通的回归现象。

回归，就是回转归复。但决不是倒退，而是一种深化的运动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平面式的进退运动，而是螺旋式的上升运动。是文学向更高层次发展的一种运动。

可以说，回归是文学经过痛苦挣扎后的一种艺术自觉。它使文学回到了文学本体，使作家、批评家对文学的把握由外部规律深进到内部规律，使文学实现并发挥了自身的多种价值功能。

这种回归大致有两种情形：

一是在回归中找到了自身，使倾斜的价值功能得以平衡，如语言的回归；

一是在回归中深化了自身，完善自身的多种价值功能，如故事的回归，历史意识的回归，现实主义的回归等。

语言的回归

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

大凡艺术，都有一种艺术语言，但不同的艺术使用不同的语言材料。如绘画是由色彩、线条去组合其语言，音乐是由旋律、声线去形成其语言，舞蹈的语言则体现在身体的运动与造型之中。而文学，便是用文字符号去构成其语言编码的。

然而，语言不只是文学的中介材料，更是文学的表达形式，是作品思想内容的载体。并非运用文字语言的作品都是文学。通讯报道、事迹介绍之类不能划入文学。因为文学语言有其自身的特性。

但过去对这种语言的特性并不重视。如是出现了一些文句不通的作家，要人代笔的作家，出现了许多没有文学味的所谓作品，千篇一律的宣传品。

在创作海洋里嬉逐的许多作家，却日渐发现语言的奥妙，悟出语言的真谛，把语言的追求作为文学追求的一个支点。

汪曾祺在谈及林斤澜创作时，道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醒世之言，可以说直接了当传授了老作家的宝贵经验。林斤澜、汪曾祺这两位老作家，一直致力于语言的追求。他们完全是用文学语言来表现人生体验，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思索。无论是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系列，或是汪曾祺的《受戒》、《大淦记事》等，一开篇你就感到一阵浓郁的文学味扑面而来。就语言而言，其作品确实有中国笔记小说的精练，中国士大夫文学的某种雅美。

语言美也是许多中青年作家的追求。张承志提出“美文”主张，李杭育呼唤“寻找语言”，也可以说是一批中青年作家的共识。他们都把小说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去表现。如王蒙不厌其烦玩弄几副笔墨，无非是对语言的一种追求。他有写实的作品，如《最宝贵的》，采用体态语言，通过人物的表现与举动把某种内心动态揭示出来。有意识流的作品，如《春之声》，运用心态语言，写人物的内心表白，内在感觉。也有“非小说”倾向的纪实性系列小说《在伊犁》，调侃、幽默的《来劲》，冷峻深沉的《活动变人形》，还有通俗幻想的《球星奇遇记》。王蒙种种语言的追求，使其作品面貌丰富多采。叶兆言同样也是以语言的变化来显示自己的创作个性。《悬挂的绿苹果》、《枣树的故事》，在叙事方法、表现角度上把传统现实主义与现代创作技巧相结合，探索语言的表现力。而历史系列小说《夜泊秦淮》，颇具雅风雅韵，《艳歌》则尝试言情的笔法。我以为，语言意识的强化，使作家拓宽了表现生活的领域。

文学语言，不仅仅是表达观念的工具，也不仅仅是遣词造句的语法修辞问题，而是一种艺术思维方式，是一种艺术观念、叙述方法、文体风格的选择。作品的总体构思和具体的人物、环境、情节、思想都渗透在这种语言结构之中。

正因为有语言选择、语言结构上有质的差别，宣传报道与文学作品不能混为一谈。前者的语言是表达观念的工具，为了表达

出色一些，可以在语法修辞上对词句进行调动，甚至可以添加一点有文学色彩的语言。而后者的语言则是内容与形式的复合体，其语言的选择就是一种叙述方式的选择。

于是，为了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语言，有批评家提出了语言的文学性和文学的语言性之命题。语言的文学性，指语法文句，属于修辞学，可用于非文学类的文章局部使用。如一些形容词、修饰句可增添文采。文学的语言性指语言结构、叙述意义，属于符号学，总体运用于文学作品中。依我看，这两者的区分，可作文学与非文学语言的界定。

为了使文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许多作家、批评家对语言进行了研究、探索，并充分把握了语言的某些特性。

一是语音的音乐性。语音指声韵高低和句型长短。这种高低长短构成了语言的节奏韵律。语音的音乐性，表现了情感的节奏，增加了阅读的顺畅。许多人对琼瑶小说风靡大陆感到疑惑不解。在我看来，她的小说语言富于诗情画意。且不说内文，光看题目：《几度夕阳红》、《心有千千结》、《庭院深深》、《烟雨濛濛》……就琅琅上口，很有音乐性。不管她的故事是否重复，内涵是否深刻，但其语言却有一种征服读者的魅力。杨绛的长篇小说《洗澡》，把现代意识融入传统叙述中，语言也富于节奏，很有文气。对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这场触及灵魂的运动，作品的语言叙述却有一种经历了铭心刻骨磨砺后的平静，有一种渗透人生世事的从容不迫。

二是语义的超越性。语义指能指(字音、字形)与所指(字义)这一对应关系所产生的语言交际的表达能力。在语言能够表达与实际表达的空档中，借助所指的确定性去施展能指的不确定性，就能使语义具有多种表达功能从而达到超越。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中的“怪圈”，是学生宿舍墙上一件确定的物体，但它却暗喻了陷入困惑而难以自拔的某种人生境界。其实，文学语言的新颖

与深刻，不在于使用一些新鲜词句，而在于去构造一种具有艺术情致的语言意境，都是具有既确定又不确定涵义的一种语境。它使作品超越了具象进入了抽象，达到一种深度。可见，语义的超越性创造了语境的意味，扩充了作品的容涵。

三是语辞的非规范性。语辞指辞藻和词态。文学语言具有其特殊的结构、节奏、韵律和色彩。这种特殊性使其产生非规范性。它可以有许多强调和忽略，可以有许多重复和空白。它在某种不规范中见出魅力，形成鲜明而独特的面貌。莫言的语言就极不规范。在《透明的红萝卜》里，黑孩连一根头发掉在地下都能听到巨大的响声，并把红萝卜看成是透明的、金色的。这种用词放肆夸张，并不符合语言规范，但它却放大了作者瞬间的感觉，有一种语言的张力唤起人们的想象和体验。作品中，我们不是深深领略了黑孩内心世界的孤独及由此产生的幻觉么！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更是把艺术感觉推向极致，形成自成一体的语言世界。

不规范的语言，也可以使作品带来某种神秘感。像扎西达娃、马原等人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就充分利用了艺术语言不规范的特性，把本来很现实的生活打碎重组，表现得扑朔迷离，神奇变幻，让你去感悟人类的某些未知领域。

也许有些读者不大适应这类作品，其实这是在一种语言规范下长期形成的阅读习惯使然。倘若我们能认识文学语言的不规范性，也就不难把握和理解这些作品。如有些心态小说中出现大段没有标点符号的语言，实则是在某种特定情景下表现人物的特定神思，如急躁、恍惚等。过去我们要求文学语言的表达准确、鲜明、生动，是追求形似；现在表达比较夸张、随意、感觉化，是追求一种神韵。

文学语言的各种特性，往往是同时渗透在每一部作品中的。正是作家对语言特性的认识和把握，使当前文学的文体语言发生了一些变革。

当前作家的语言追求大抵有几类：

一是幽默、调侃的语言。除了刚才谈及的王蒙外，王朔也是比较突出的一个。《橡皮人》、《浮出水面》、《玩的真是心跳》等，用一种市井俚语表现都市人的浮躁。像徐星、陈建功、陈国凯、高晓声、杨干华等一批作家也都青睐于这种或市井或乡村式的幽默、调侃语言，使语言出现了文野合流。

一是凝重冷静的语言。这多见于中年作家笔下。如陆文夫、张贤亮、张洁、谌容等，他们带着人生的坎坷，表达对社会忧患，练达的语言中见出思想的沉淀。像青年作家周梅森那样，文笔之老到，思考之沉稳，有一种刚健悲怆的语言风格，实在出人意表。凝重冷静的语言，善于营造某种时代氛围。

一是奇幻模糊的语言，这是新潮作家最喜欢使用的语言。像残雪、洪峰等人的作品，打破了现实与非现实、理性与非理性、经验与超验的界限。这种语言加强了时空循环感，幻觉感，产生语义的多向性。

一是洒脱、明快的语言。这类作家对现代都市生活感受力较强，对时代的开放变革有一种敏锐，对现代人的特质有一种认同，如刘索拉、刘西鸿以及南方沿海城市的一些作家等。他们对世俗生活一方面比较务实，一方面又比较超然，以洒脱的姿态面向人生，以明快的语言去追随现代生活的节奏。这种语言具有开放性和现代感。

无疑，语言的回归，并非回复到传统语言的模式，而是对文学语言重新认识，重新关注，进行语言的变革，即把作为手段的语言转化为作为目的语言，让错位的语言归位。这种归位，有时也许会使我们为作品表达什么产生某种困惑，但不应忽视它在如何表达生活方面所带来的新气息。

文学，由非文学语言回归到文学语言，使文学回到了自身，使文学生存于自身的特殊规律中，使文学注重了自身的审美性。